

沈知方主編 蔣伯潛注釋 上海辭書出版社哲社編輯室整理

孟子



上海辭書出版社

沈知方主编

蒋伯潜注释

上海辞书出版社哲社编辑室整理

孟子讀本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孟子读本 / 沈知方主编; 蒋伯潜注释; 上海辞书出版社哲社编辑室整理. —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326-5249-5

I. ①孟… II. ①沈… ②蒋… ③上… III. ①儒家②《孟子》—注释 IV. ①B222.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66992 号

孟子读本

沈知方主编 蒋伯潜注释
上海辞书出版社哲社编辑室整理

责任编辑 王 媛

装帧设计 杨钟玮

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辞书出版社(www.cishu.com.cn)
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(200040)
印 刷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11
字 数 194 000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6-5249-5 / B·317
定 价 36.00 元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。T: 0571-63783589

1938年冬,世界书局的创始人粹芬阁主人沈知方邀请来沪避难的蒋氏伯潜润色《广解四书读本》,半年后蒋氏完成所托。1939年4月,沈知方题写了刊行序,定书名为《语译广解四书读本》。9月沈氏过世,书稿由其哲嗣、上海启明书局的创办人沈志明在1940年完成排印。

上海图书馆近代书库收藏了五册启明书局1941年4月的此书再版本(缺第一册《学庸》和第七册《四书分类》)。1948年9月,启明书局又以精装袖珍本出版,当年12月再版。台湾启明书局在1952年10月将其分成八册出版,1959年9月再版。1961年加入五经,按《学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及五经,共八册来出。他们甚至还做过一个版本,内含三册,配以木匣。1964年,香港启明书局也以八册的形式将之印行。20世纪80年代,浙江人民出版社照1948年的版本影印,分成上下两册出版,但对比袖珍本的初版,文句略有删改。之后又有出版社以简体并现代标点的形式将本书整理出版。

上海辞书出版社哲社编辑室在为读者奉献

国学鉴赏辞典系列之后，整理了这部被誉为“朱熹《四书集注》后最好注解本”的《四书读本》。然若以 80 年代的影印本为底本，则底本字痕漫漶；以简体字本为底本，又错讹颇多。只能两相参照，再由通古典文献与中国哲学的两位编辑通读，辅以中华书局整理本《四书集注》，校改刊误并核对标点，最终改定书稿。因时代变化产生的一些名称变化等，整理者添加了脚注加以说明。

检索八十年来的出版史，《语译广解四书读本》有近十个版本行于世，然万变不离其宗。后来者倒是能从中窥见老一辈出版人的眼界与用功，或者慨叹现时所做的努力，前辈早已立范。粹芬阁主人在刊行序中说，“深愿世人手此一编，以为立身行事之标准”。寄望读者“勿以偏见自专，勿以断章取义，勿以附会趋时，勿以违圣为高”。吾辈深以为然。

是为记。

余幼读《四书》，仅能上口，圣贤微言大义，无从窥见其一二。辍学经商，在上海与夏萃芳先生办商务印书馆，又与陆费伯鸿先生创办中华书局，未几又创办世界书局，四十年中，无不与书业为缘。其中茹苦含辛，垂成而败者不知凡几，而总其大要，无不立业于艰困之际，成功于奋勤之中，乃知困难之来，正天所以玉成吾人也。同时佚豫嬉乐，足以肆志，而疏忽粗略，即为败事之根。斯时回味《四书》中一二语，遂觉无不深中肯綮，可见圣贤救世之心，发为言论，垂训万古，非无故也。急欲得其意趣，而学浅才疏，未能会通，因请同邑王缙尘先生为之讲解。先生学识富丰，究心经学，每多创获；解释尤不厌往复再三，曲譬善喻，务在发其聋聩，开其茅塞。更觉以前种种经过，或困于心智，或局于论量，或囿于浅见，或昧于时势，未能应付得当，有时心旌摇摇，无所适从，皆见理不明，读书不多之故也。

岁月空过，老大徒悲，每一念及，为之慨然兴叹。今听先生讲解，乃知圣训出于体验，事业根于学问，立身之本，诚正二字足以尽之；处世之

道，忠恕二字足以概之；百川以海为宗，群言以圣为宗，否则，词华虽工，亦徒以饰鞶帨，娱心意而已，非所以立己立人也。

当“一·二八”沪战发生时，炮火连天，鸟无静枝，鱼无恬波，老弱填于沟壑，妻子散至四方：景象之惨，亘古罕见。思彼孔孟二圣当春秋战国之世，暴乱日作，欲救以仁义，而时君皆迂视之，不得行其道，乃退而授徒著书，以遗后人。时至今日，《四书》非救人之药石乎？！因又请王先生演为广解，期业务之暇，资以自习。总念圣人之言，如菽粟布帛，皆人心之所恒具，天理之所常在。为父兄者，苟得此一帙，置诸案头，便足教其子弟。人人能教其子弟，则社会国家可臻于和平，而一切尔诈我虞、杀人越货之行为，皆可免除。岂特尧舜小康，大同盛世，庶几近之。版既钁，名曰《广解四书读本》。复虑义有未周，理有未契，曾请硕学名儒，一再校订，“八一三”事变以后，又请富阳蒋伯潜先生重加译述。

盖余自经营书业，出版书籍数十万册，从无若此书之慎重者，以深知圣人之言，皆吾人日用之珍，身由之而修，业由之而建，政由之而成，教由之而兴。译得其当，理随事解，语或乖迕，差以千里，不可不慎也。稿既成，因易名为《语译广解四书读本》。

呜呼！经师难遇，经师尤以通俗为难，若蒋先生之所译述，庶无间然矣。

又事变以还，人心多怀疑惧，书业尤呈紧缩状态；甚者痛心于当前之损失，日夜忧叹，不知所措。余皆深非之，即世界书局总厂被占，损失达数百万金，余亦未尝置念；而日日思所以自勉者，惟此后如何计画，现时如何努力而已！

即在同孚村粹芬阁延聘通儒学者，编撰群籍，数年之间，成数百万言，此书即其一也。天不假缘，衰病侵寻，深惧溘然奄化，无以见余之志，故先将此稿付儿子志明印行。大地沉霾，兵祸未已，深愿世人手此一编，以为立身行事之标准。所望读者勿以偏见自专，勿以断章取义，勿以附会趋时，勿以违圣为高。

余老矣，饶天之幸，得以康复，更当尽力书业；万一不起，即以此为一生出版之纪念。

民国二十八年四月粹芬阁主人绍兴沈知方序

程朱問四書教

成已之天而大觀東南惟上海一埠以私國租界得以此子
自操於今人之耳夫大觀之震撼與夫市鎮狎寒
之聲之慘且至也嗚呼此誠千古未有之奇也
我余與知方先生朝夕相見未嘗不憂然傷懷而歎禍變
之毒之有自也嗚呼然不古一旦橫流以至於此夫是吾
人之所逆料哉雖我為有所見但憂其力不足故於今
日又安知而為天下後世法彼孔孟不允垂於吾世而著書
主說語者其惟其其不覺也數千年来眩惑日星者
宋儒所集之四子書蓋其尤其精粹者也東方諸國人士
奉誦不綴上之議之以修飾治平為之身行事之方
至於今日反以激成大變以教化為事修孔孟而生於世
者知其痛心疾首為何如也以此固不僅一時一國之事也
乎衡言界域道義之時者以其真際者即為世界

人類之範疇。西方有聖人也。東方有聖人也。或謂其機械。第
 人力或扶德義。以範後世。所以為聖者不同。而辭之振
 今。心固未有不無。也是宜取而誦之。詳以考之。使人。即
 於大同昇平之世。而無後禍。多之生。其志也。心也。其
 之。近遷而生理。實最親切而有味也。諸通人。而之解釋。蓋再
 度矣。維茲孔聖。微之。大義。固未易盡也。能得其傳。而之
 修訂。殆未慊焉。意者。子孫。為我國之乎。既而。又曰。吾年。以
 六十生。平年。可紀念者。此。其成。即。已。最。榮。耀。之。紀念。也。余。方
 躊躇。之。言。以。進。通。者。受。伯。潛。先生。倉。皇。自。富。陽。逃。難。來
 滬。余。因。以。請。閏。教。月。而。書。成。豫。此。即。常。之。年。即。知。方
 先生。周。甲。之。期。也。於。是。三。人。祝。之。而。笑。乃。為。之。敘。亦。以。生
 大。礪。初。了。中。通。調。有。如。吾。三。人。者。嗚。呼。二。十。八。年。七。月。廿。二
 日。敘。於。上。海。梓。芬。閣。

可園為示冠洛



序

数十年前英公使朱尔典回国时，福州严几道先生流涕送之，以中国之阽危也。朱公使语之曰：“中国无虑危亡。可虑者，吾欧洲耳。”严诤而询之。朱曰：“中国有宝书，发而读之，治平之基在是矣。”严询何谓宝书，朱曰：“四书五经是矣，而四书为尤要。”呜呼，外人之尊吾经借若是，而吾国忽焉不讲，岂非大惑不解者耶！庚辰季秋沈知方先生哲嗣以粹芬阁四书读本见视，嘱为序言，余受而读之。原书盖知方先生主稿，而蒋君伯潜佐成之，蔡君可园为之序。书成适值知方先生花甲之辰，可谓最高尚之纪念。是编虽间杂语体，然为浅近易解起见，其苦心可谅也。其中索隐，皆有独得之处，而分类一部，尤能提纲挈领，爰申其意而焉之序。

《论语》一书，为道德之渊藪，政治之纲领，修己治人之道，悉备于此。近今学子，多有未读《论语》者，若不知分类研究之法，何由得其门径。清阮文达尝采取论语言仁各章，别为一篇，余仿其例，拟分十类，曰学，曰孝，曰仁，曰信，曰政，曰君子小人之辨，曰六艺论，曰教育立品准，曰人心风

俗鉴，曰至圣救世不遇略史。而学孝仁政四者为尤要，非孝无以为学，非仁无以行政。比类读之，别其为浅为深、为精为粗而研究之，力行之。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可谓君子儒矣。

或疑居今世而论古大学，不免近于迂阔，不知自古以来，学制随时变更，而学道万世不易。孟子论学校曰：人伦明于上，小民亲于下。明伦者，明德之效；小民亲于下，亲民之效也。列为三纲领，分为八条目。格致诚正，其全体也；修齐治平，其大用也。古本《大学》，列诚意章为修身之本，而诚意尤在谨好恶，自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起。其后正心章，有所好乐，有所忿懣。修身章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。治国章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平天下章惟仁人能爱人，能恶人，反之而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拂人之性，皆以好恶为纲维。而篇末则曰，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，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又曰，小人之使为国家，灾害并至。呜呼，可谓哉，治国者其懍之哉。

《中庸》精义，具于首章，性命本源，不在空谈，而在力行修养。其大要有三，曰涵养，曰省察，曰扩充。涵养者，戒慎恐惧，寂然不动未发之时也；省察者，莫见乎隐，莫见乎微，慎独之功，未发将发之时也；扩充者，已发之验，致中和之要，天地之在，人犹有所憾，弥纶辅相之力也。而下篇则归结于至诚，不诚别无物。诚伪之界，人心生死之判也。诚故

能成己成物，而心日以纯，不诚则自用自专，而心日以死。余于自著《中庸大义序》中已明揭之，又作《中庸首章五辨》以精研之。《中庸》准《周易》而作，经纶天下之大经，其在斯乎。

孟子生战国之世，目观战争攻杀之惨，慨然曰：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也。今世一大战国也，吾辈志在救人，非熟读孟子之书，阐发其学说不为功，余尝分《孟子》为十类，曰孝弟学，曰尊孔学，曰心性学，曰政治学，曰贵民学，曰非战学，曰文辞学，曰外交学，曰雄辩学，曰气节学。人心滔滔于利，安其危而利其灾，故七篇之始，首辨义利，大声疾呼以救之，其篇末叙道统之传，而先之曰经正则庶民兴，庶民兴斯无邪慝，民生胥渐，泯泯棼棼，正气一振，则邪气自消，所以提倡而廓清之者，非吾辈之责而谁责哉。

余尝有言，救国先救民，救民先救心，而救心大要，当训练国民之知觉。知觉宜清而不宜昏，宜通而不宜滞，宜先而不宜后，若事事落于人后，国之所存者幸矣。孟子言良心，言良知，又引殷元圣之言曰：先知觉后知，先觉觉后觉，灵警之谓也。然唯知觉之善良者，乃能灵警，否则为机变之巧矣。《论语·季氏篇》言生而知之，学而知之，在《九思》章前，是知觉在思想之先矣。《中庸》言生知安行，学知利行，是知觉在力行之先矣。《大学》言致知格物，郑君解之曰：知于善深，则来善物，知于恶深，则来恶物。朱子解之曰：

推及吾之知识，欲其所知无不尽，皆合外内之道者也。明王阳明先生解之曰：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，正其不正，以归于正。引《孟子》之说以释《大学》，所谓由善良而至于灵警也。今日欲求救心之法，当以阳明学为主，余尝著《阳明学术发微》，窃愿学者读之，救心以救民，救民以救国，质诸邦人君子，或不迂视吾言。

太仓唐文治茹经序于海上南阳寓庐

蒋序

二十五年冬，粹芬阁主人沈知方先生以余友蔡君可园之介绍访余于西湖，余与先生始相识。翌年春，余左足以跌仆废。及秋，中日之战起，杭州、富阳相继陷，匿山中逾半岁，以可园之招，避地来沪，得复与先生相见。前年冬，先生出《四书广解》稿，谓曰：“四书者余童年之所习也。及长，真之胸臆不敢忘。今老矣，阅世久，益觉其可宝。小之一人之身心，大之家国天下，莫之能违也。注家虽多，要以朱子为能，发其义蕴而病后生之未能尽喻也。释以今语，应有裨于初学。是稿经通人笔削已非一次，今以就正，愿为之润色焉。”余以可园故，又见其意之诚也，许之。避地蝨处，无故籍可资参考，仅就平时记忆所及，采汉宋诸家之说，绎述朱注，间亦为之补正而下笔未能自休。芜杂之讥，知所难免。越半载，始杀青。时先生已卧病，余亦以用力过勤，病脑甚剧。幸可园为之校阅补苴，始成是编耳。先生病中犹殷殷念及是书，曰将印行为周甲之纪念。呜呼！孰知今兹方排印成书而先生之归道山已一年乎！哲

嗣志明以书成告，且请序其端。适余以覆车折左臂，杜门养痾，爰为述其概略，如此既伤逝者，行自念也。

富阳蒋伯潜序于沪西鹤寄庐

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

叙

粹芬阁主人沈知方先生，三十余年前商务印书馆之老同事也。当时先生主发行所，余主编译所。虽同一机关以职务攸分，乃不克朝夕相见。因此先生之学问志趣，亦不得其详。但知先生之精明强干，既立功于商务，后即创办中华书局，又办世界书局，至今此两大公司，屹然与商务鼎足而三。屡经战乱，营业未蒙停顿。先生之功，有足多焉。先生既歿，哲嗣志明，能世其业，兢兢焉继志述事。以先生平日最服膺之粹芬阁《四书读本》，印行公世。俾学子得自修善本，岂唯表扬先德，抑亦嘉惠士林，一举而两善备焉。昔赵普以半部《论语》佐宋太祖得天下，余乃恍然于知方先生事业之成就，决非偶然，其根本所在，实得力于《四书》也。志明以是书出版，嘱为弁言，因述余与先生之关系如此，至于读本之内容，则唐蔡诸叙已详言之，可勿赘矣。

民国三十年三月蒋维乔叙